

黃河

東清壩

御黃壩

縣清河

高家堰

扬州地方文献丛刊

扬州水道記

YANG ZHOU SHUI DAO JI

山平

清 刘文淇 著
趙昌智 赵阳 点校

府揚州

廣陵書社

縣儀徵

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

扬州水道记

扬州地方文献丛刊

YANG ZHOU SHUI DAO JI

清 刘文淇 著

赵昌智 赵阳 点校

广陵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扬州水道记 / (清) 刘文淇著 ; 赵昌智, 赵阳点校
-- 扬州 : 广陵书社, 2011. 3
(扬州地方文献丛刊)
ISBN 978-7-80694-675-6

I. ①扬… II. ①刘… ②赵… ③赵… III. ①古水道
—扬州市 IV. ①K878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31051号

书 名 扬州水道记

著 者 (清) 刘文淇

点 校 赵昌智 赵 阳

责任编辑 胡正娟

出 版 人 曾学文

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

扬州市维扬路 349 号 邮编 225009

<http://www.yzglpub.com> E-mail:yzglss@163.com

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
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150 千字

印 张 9.75

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694-675-6

定 价 30.00 元

(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均可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整理说明

《扬州水道记》，清刘文淇著，是一部考证叙述扬州境内运河（邗沟）水道变迁沿革的重要历史地理著作。

刘文淇（1789~1854），字孟瞻，仪征人。刘家先世居溧水，高祖时始迁扬，祖父占籍仪征。父锡瑜，以医名世。文淇少即聪敏好学，由舅父凌曙亲教成才。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）与宝应刘宝楠同被拔为优贡生，时有“二刘”之目。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第十一次赴乡试，不第，因作《别号舍》诗，不复应试。一生以授徒与游幕为主，清贫自守，而学不辍。

刘文淇深湛经术，于《春秋左氏传》致力尤勤。“尝谓左氏之义，为杜注剥蚀已久，其稍可观者，皆系袭取旧说。爰辑《左传旧注疏证》一书，先取贾、服、郑三君之注，疏通证明。凡左氏所排击者纠正之，所剽袭者表明之。其沿用韦氏《国语注》者，亦一一疏记。他如《五经异义》所载左氏说，皆本左氏先师；《说文》所引《左传》，亦是古文家说；《汉书·五行志》所载刘子骏说，实左氏一家之学；经疏、史注、《御览》等书所引《左传》注不载姓名而与杜注异者，皆贾、服旧说。凡若此者，皆称为旧注，而加以疏证。其顾、惠补注及近人专释左氏之书，说有可采，咸与登列。末始下以己意，定其从违。上稽先秦诸子，下考唐以前史书，旁及杂家笔记、文集，皆取为证佐。期于实事求是，俾左氏之大义炳然著明。草创四十年，长编已具，然后依次排比成书，为《左氏旧注疏证》。”（《清史稿·儒林传·刘文淇》）实际上，文淇积四十年之功，成长编八十卷，《疏证》仅完成一卷，便辞世了，终年66岁。其后，子毓崧、孙寿曾皆有志完成父祖未竟之业，亦未果，成为学术史上一件憾事。所幸的是，刘氏门下的后人吴静安矢志不渝，完成了这一工程，2005年正式出版了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》，此亦学界之一大传奇。

刘文淇不仅深研经学，而且精于校勘。“自出游及家居，所主多专司校书。刊讹订谬，搜逸撮残，视己所撰述，尤加矜慎。”他曾受阮元之托，校勘

元《至顺镇江志》和宋《嘉定镇江志》，成《校勘记》四卷；受岑建功之请，校勘《旧唐书》和《舆地纪胜》，与同事诸君成《旧唐书校勘记》六十六卷、《舆地纪胜校勘记》五十二卷；应地方官吏之请，担任总纂，重修《仪征县志》；应两淮盐运使童濂之聘，和杨亮、吴熙载、王翼凤等共注《南北史》。这一类事情无疑消耗了他的大量精力，他曾在给友人之子的信中诉说：“终日碌碌，未遑自理旧业。”但也扩大了他于经学之外的学术成就。

《扬州水道记》就是道光十六年(1836)他与吴熙载受李兰卿之邀所作。他与熙载商订《凡例》：先运河，次两岸工程，次两岸诸湖。他承担运河及两岸工程，熙载承担两岸诸湖。花了三个月时间，检书几及万卷，才开始编辑，而李兰卿病故，此事遂作罢。第二年，闲居多暇，发箧检旧稿阅之，受刘宝楠《宝应图经》的启发，又花了八个月时间，成《运河考》八卷，后仍定名为《扬州水道记》四卷，阮元、黄承吉、吴文鎔分别为之作序、书。阮元还嘱之补图。惜吴熙载分任两岸诸湖部分未见成书，亦未见其手稿下落。

本书有这样一些特色：一是叙述了邗沟即扬州至淮安运河水道的变迁及沿革，旁征博引，追根寻源，正讹纠谬，十分精核；二是记录了围绕水道治理朝廷与地方、水利与漕运的意见、纷争与协调，有理有据，条分缕析，鞭辟入里，鉴前启后；三是反映了沿途城镇的变更和风光民俗，材料丰富，文字生动，间引诗文，涉笔成趣。其学术价值、文献价值都极高，所以一问世便受到好评。黄承吉《序》云：“考证著书莫难于地理，非考证一时地理之难，乃确征夫古今迁变地理之难也，而水道为尤难。天文、人事、一切名物，率有一定之陈迹，惟水道变迁，纷糅百出，其间兴废之先后，呈没之隐显，不可殚析。”因此他由衷地称赞《扬州水道记》：“其书自历代史志、地乘、杂说，以及关涉一语之诗、赋、序、题，皆所采择，于通中辨其所以歧，于棼中得其所以贯，极求是之心，具独照之识，可谓难矣。”阮元《序》云：“仪征刘孟瞻明经文淇撰《扬州水道记》，综《吴越春秋》、《汉书·地理志》以下诸书，证明唐宋以前扬州邗沟、山阳渎地势南高北下，谅哉斯言！非可以今日运河水势胶固于胸者也。而其尤为确据者，则在李习之《来南录》云‘自淮阴至邵伯，三百有五十里逆流’十四字也。”吴文鎔《书》曰：“尊著援据之博洽，剖析之精核，阮、黄两叙尽之。”“地有定，而水无常。今之黄、淮分流之不同于昔，犹夫昔之南高北下之不同于今。有事者得悉其本末，不狃于目见，乃可以通其变而宜之。然则是书之裨益后人者，岂徒舆地之学已

哉？”后之方浚颐在补刊《序》中指出：“俾世之考舆地者，知水道之迁变为
难恃，而今之治河，固非可以古人之轨辙胶执而株守之也。”吴《书》、方《序》
则更进一步地阐明《扬州水道记》的实践指导价值。

《扬州水道记》1845年即道光二十五年刊刻于江西抚署，时文淇同乡
仪征吴文镕任江西巡抚。此版咸丰年间遭兵燹后多有散佚。同治十一年
(1872)方浚颐任两淮盐运使时付淮南书局补刊，补刊页数几近六成。两
本比较，道光本为优，因其时文淇五十多岁，又得其学生、吴文镕之子吴养
源校字为之助，疑讹之处当能及时得到解决。同治本对道光本的舛误虽间
有所纠正，如卷一胡三省《通鉴》注文，道光本误作大字正文，同治本改作
小字注文。但补刻中多新增谬误，如将“寰宇记”误为“寰字记”；“邗，国
也”误为“刊，国也”；“非谓淮水”误为“广谓淮水”；等等。故此次标点，
以道光乙巳江西抚署刻欲寡过斋校刊本为底本，以清同治壬申三月淮南书
局补刊本参校；道光原刻本中的错误，则以相关文献为依据，加以校勘，并
出校记。同治本所附方浚颐序文，亦收录于阮元、黄承吉诸序之后。文中
避讳字、通假字径改，不出校记。编排体例，基本保持原刻风貌及原有分
卷。为方便阅读，正文中原顶格排印的带有大纲性质的引文及论断以黑体
标出，以示突出；按语文字，用宋体；文内双行夹注改为小字；适当增加段
落。

在《扬州水道记》的点校过程中，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张连生教授
给予了指导，为全文做了审订，同时也得到了南京图书馆方云馆员的帮助，
在此深表感谢。

由于点校者学识所限，本书错讹之处在所难免，敬请读者指正。

点校者 赵昌智 赵阳
二〇一一年二月六日

序

仪征刘孟瞻明经文淇撰《扬州水道记》，综《吴越春秋》、《汉书·地理志》以下诸书，证明唐宋以前扬州邗沟、山阳渎地势南高北下，谅哉斯言！非可以今日运河水势胶固于胸者也。而其尤为确据者，则在李习之《来南录》云“自淮阴至邵伯，三百有五十里逆流”十四字也。今由淮安下扬州之水，势如建瓴，愚者亦知北高南下矣。不知此水乃蓄高堰内水至一丈八尺之高，堰底古淮身更不知低几丈尺，始能如此建瓴耳。古淮平流入海，更低于邵伯堤东下河地面，且天长、江都、甘泉诸山湖之水又加入，邵伯之水挟江潮而趋邵伯、高、宝、射阳，安得不南高北下？所以《汉志》云：“江都，渠水首受江，北至射阳入湖。”云“受江”，非“入江”也，云“北至射阳”，可见唐时南高北下也。又其辨证永和、宝历等年运道通塞，及瓜洲、瓜步水陆变迁，博览而又有识，故皆精核矣。凡地理书须以图明之，此记当分绘古今多图，孟瞻其更为之而付诸梓。

丁酉九月仪征阮元识于京邸之节性斋，时年七十有四。

序

考证著书莫难于地理，非考证一时地理之难，乃确征夫古今变迁地理之难也，而水道为尤难。天文、人事，一切名物，率有一定之陈迹，惟水道变迁，纷糅百出，其间兴废之先后，呈没之隐显，不可殚析。稽古，或古书先误；验今，则今迹茫然。以是而求核实，良不易言。

刘君孟瞻，近著《扬州水道记》见示。扬州运河自瓜洲江口上溯达淮，北高南下，是为淮水入江久矣。阎百诗《四书释地》谓“水流与前相反，始于隋文帝之开山阳渎、炀帝之开邗沟”，是主于今日之堤道以立言也。孟瞻则考明，明以前，不独淮水不能达江，江亦不能径达于淮。中间数百里济运，乃由高邮、宝应诸湖迤逦入淮。至淮水建瓴入江，则在黄水夺淮身高之后，并非自隋已然。又考明，山阳渎即邗沟，于淮、扬两郡为统名，并非邗沟专属江都，山阳渎专属淮安。又考明，建安以前，运道由射阳湖西北达淮；建安以后，运道由白马湖东北达淮。据《四库书提要》证桑钦为三国时人，故《水经》与《地理志》运济一东一西，判然不合。又谓，唐时扬州水利，止患水少，不患水多，高、宝皆由湖运，无事堤防，以志书谓“扬州运堤即李吉甫之平津堰”为非。其书自历代史志、地乘、杂说，以及关涉一语之诗、赋、序、题，皆所采择，于通中辨其所以歧，于棼中得其所以贯，极求是之心，具独照之识，可谓难矣。抑吾谓孟子“排淮注江”一语，千古致疑。阎氏乃云：“至隋时淮水入江，九百余岁而言始验，殊涉诞异。”不知谛观孟子之辞，主于行文协句，盖水道非当日情事，必须针缝之旨，以淮流入海之地，距江朝宗不远，遂易“海”字为“江”。对文则使音辞俱适，而无害于立言之意，是有何疑而讼护之？忆自塾读时蓄有此见，质之孟瞻，倘不以为谬否？

江都黄承吉序。

后序

丙申之春，李兰卿先生升任山东都转，留扬候代，邀余与吴君熙载至榷署，纂《扬州水道记》。余与吴君商订《凡例》：先运河，次两岸工程，次两岸诸湖。余分任运河及两岸工程，吴君分任两岸诸湖。都转尽出藏书，及河工官牍，有涉于扬州河事者皆笔记之。凡三阅月，检书几及万卷，方事编辑，而都转遽归道山，斯事遂寝。去岁，闲居多暇，乃发箧检旧稿阅之。时吾友刘君楚桢所著《宝应图经》久经脱稿，其间叙邗沟变迁至为详晰。因师其意，先为《运河考》八卷，凡八阅月而书始成。

客诘余曰：“南北运河绵亘数千里，子仅记扬州，抑何陋也！且欲治扬州运河，不当于扬州求之，必黄不入运，而后扬州之运河可治。自明已来，河道屡变，河患已亟。子区区述扬州沿革，又何裨乎？自吴沟通江、淮之后，汉、晋六朝虽有变更，然漕运略不藉此。洎唐高宗后，漕事岁益增多。开元十八年，裴耀卿条上便宜谓，江南送租庸调物，以岁二月上道至扬州，入斗门，即逢水浅，已有阻碍，须留一月已上。至四月已后，始渡淮入汴，多属汴河干浅。请于河口置仓，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，黄河之舟不入洛口。代宗广德二年，刘晏领转运使，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阴，江船不入汴，汴船不入河，河船不入渭。江南之运积扬州，汴河之运积河阴，河船之运积渭口，渭船之运入太仓。是裴耀卿、刘晏已为转般之法。宋人于真、扬、楚、泗置转般仓，殆即效法唐人。唐李翱《来南录》谓：‘二月丙辰次泗州，见刺史，假舟转淮上河如扬州。庚申下汴渠入淮，经盱眙至楚州。’宋楼钥《北行日录》谓：‘淮阴六十里至洪泽，前去欧家渡，极浅，借潮于渎头神，欲候酉潮，而申初已应，开闸张帆三十里。过渎头又三十里，至龟山。以风大不可出淮。次日，出淮三十里，至盱眙。渡淮至泗州。’李翱谓，由泗州假舟入淮，是至泗州换船矣。楼钥谓，到洪泽候潮乃开闸，是宋人于洪泽镇置闸矣。盖唐宋之时，淮与黄河绝远，故江淮间无河患。明永乐间迁都燕京。平江伯陈瑄始改运道，堤管家湖，凿通清河县南之淮河，接黄河口，为运道

出入。然虑黄河入运不免停淤，于是仿宋洪泽闸制，于河口建新庄闸，并福兴、清江、移风、板闸为五闸，互相启闭。运河止许粮船、鲜船应时出口。都漕官遣官发筹，或三五日一放。船过尽，口即筑塞。五闸钥匙掌于都漕。口之出入，监之工部。其大小官民船，悉由仁、义等五坝车盘以出外河。清江、瓜、仪口子，有敢私擅出入者，罪至重。夫平江虽为直达之法，而必严其启闭之制者，盖虑闸制不严，黄必败运也。其后，官民厌车盘之艰，一皆由闸，而闸制遂隳，黄水日以浸灌。此非平江之过也。然平江自为其巧，而欲众人之安于拙，其势必不可得。今淮身淤垫日甚，策治河者，能仿唐、宋转般之法，使黄自黄，而淮自淮，任拙而不任巧，河患庶有瘳乎？”

余谢之曰：“余扬人也，仅记扬事而已，他未遑论也。”客退。

余因述作书之缘起，而并记与客问答之语，以为后序。

道光戊戌四月朔，仪征刘文淇识。

书

大著¹珍篋衍者数载矣，南北勿遽，未遑校刊。今夏稍闲，始得检付梓人。承示，令作叙言，尊著援据之博洽，剖析之精核，阮、黄两叙尽之。奚取仆言？窃以南高北下，自是河与淮独行人海以前事。自河南徙而夺淮，而借淮以刷黄，变迁淤垫之故，历数百年于兹。顷岁漕运，用灌塘法，河与淮不相见。河独入海，淮则入江以入海，又情事之稍异矣。地有定，而水无常。今之黄、淮分流之不同于昔，犹夫昔之南高北下之不同于今。有事者得悉其本末，不狃于目见，乃可以通其变而宜之。然则是书之裨益后人者，岂徒舆地之学已哉？钦味悦服，不尽区区。倘先生未斥其说，或即以此书附刊册末，用当跋尾，志倾向之私而已，叙固未敢僭作也。严寒伏惟，为道自重，不宣。愚弟吴文密顿启。

1 “著”，原本作“箸”，今据《吴文节公遗集》卷 64《致刘孟瞻明经》改。

序

江去淮三百六十里，沟于春秋，渠于汉，水断于晋，渎于隋，河于唐，皆运河也。而今之运河，非古运河。今河自明臣白昂后地始定。大抵昔之运由湖，今之运由河。昔由高邮州治东委折北上，今则由治西湖东长渠径达。昔之水南高北下，以陂塘搏节之，而常不足；今北高南下，以瓜埠、茱萸湾、芒稻河宣泄之，而患有余。盖地势之迁变使然哉！然能辨之者寡矣。辨之，自仪征刘君孟瞻始。刘君著《扬州水道记》，援证详核。旧已锓板，兵燹后乃更散佚。余亟付书局为补成之，而并撮其大旨如此，俾世之考舆地者，知水道之迁变为难恃，而今之治河，固非可以古人之轨辙胶执而株守之也。

定远方浚颐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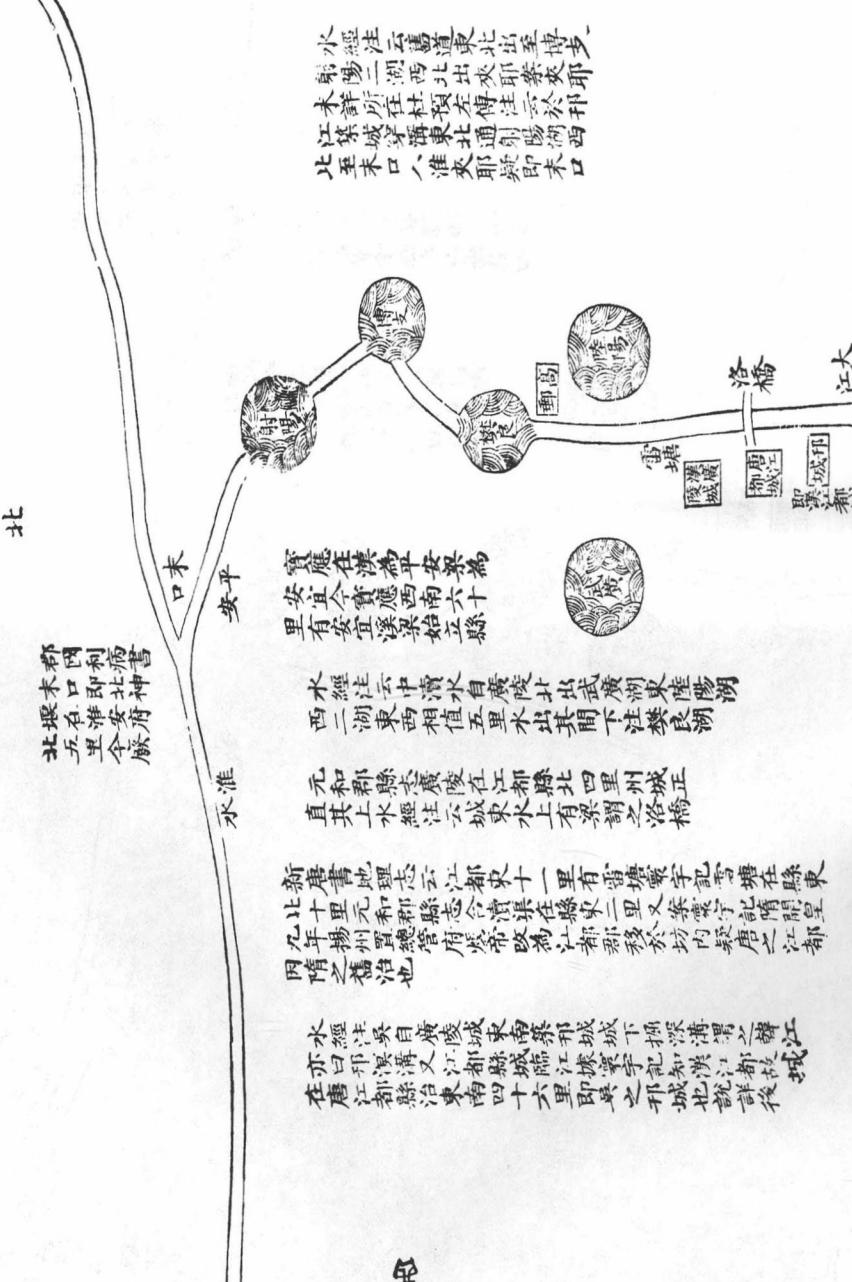
吴沟通江淮图

吳溝通江淮圖

四

東

七



漢建安改道圖

謝靈運西征賦云發津淖而迎邇遐白馬以
越輶輶射陽而望郢溝澗通淮而薄甬城

A diagram illustrating the Five Rivers (Wuxing) system, showing five interconnected circles representing the rivers: 洛橋 (Luoyang), 雷塘 (Leitang), 蒼浪 (Canglang), 湖瀆 (Huzhuo), and 安淮 (Anhui).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circles are labeled with the names of the rivers: 洛橋 (Luoyang), 雷塘 (Leitang), 蒼浪 (Canglang), 湖瀆 (Huzhuo), and 安淮 (Anhui).

水經注引裴徽論曰淮湖
行遠水陸異路山陽不涌嘵敏
當穿清更作馬瀨百里波濤

宋字記淮陰縣在山陽縣西五十里淮水在縣西二步

之津
馬湖東北中瀆水出淮過東縣陰淮水又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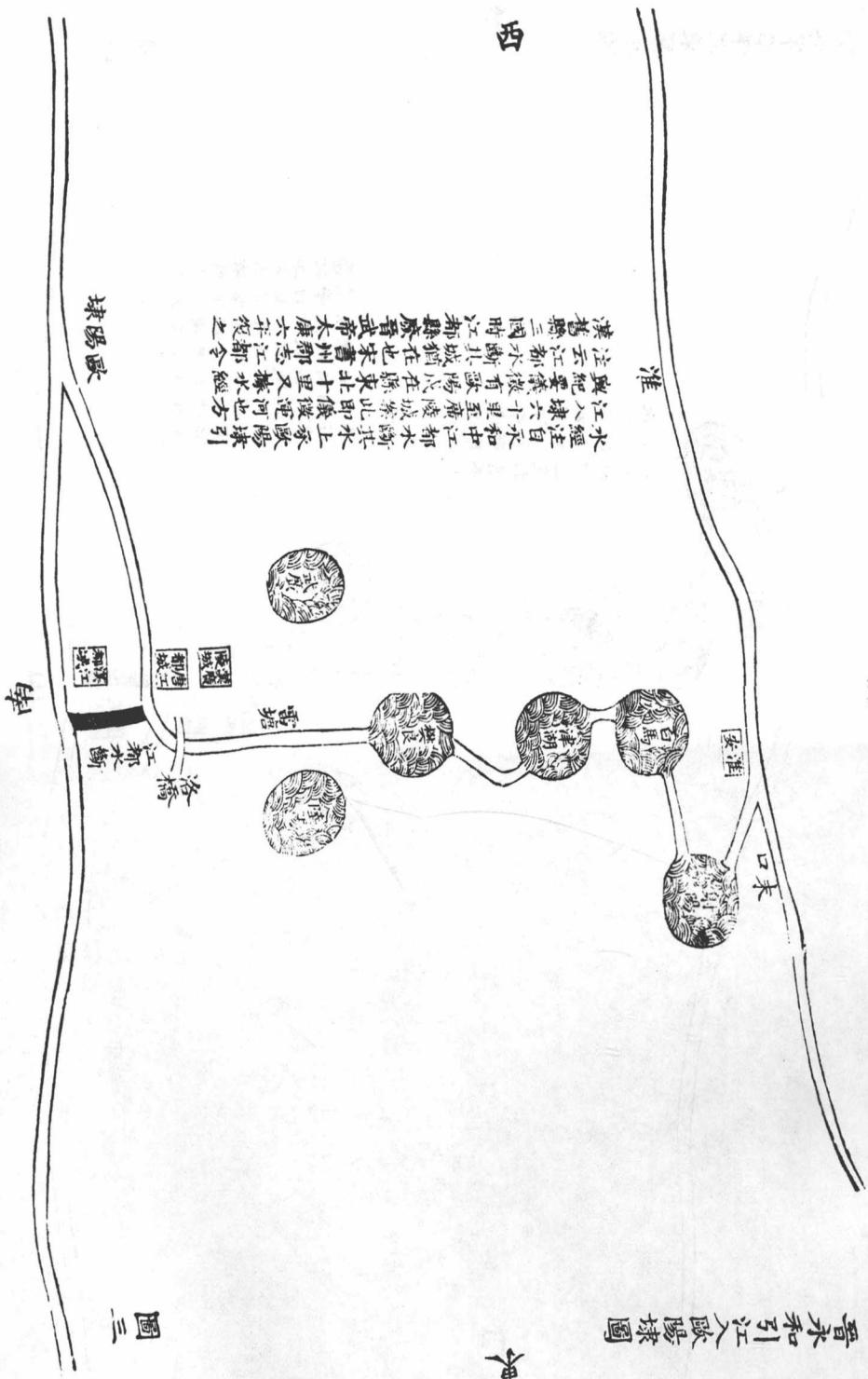
陰淮

四

三

晉永和引江入歐陽埭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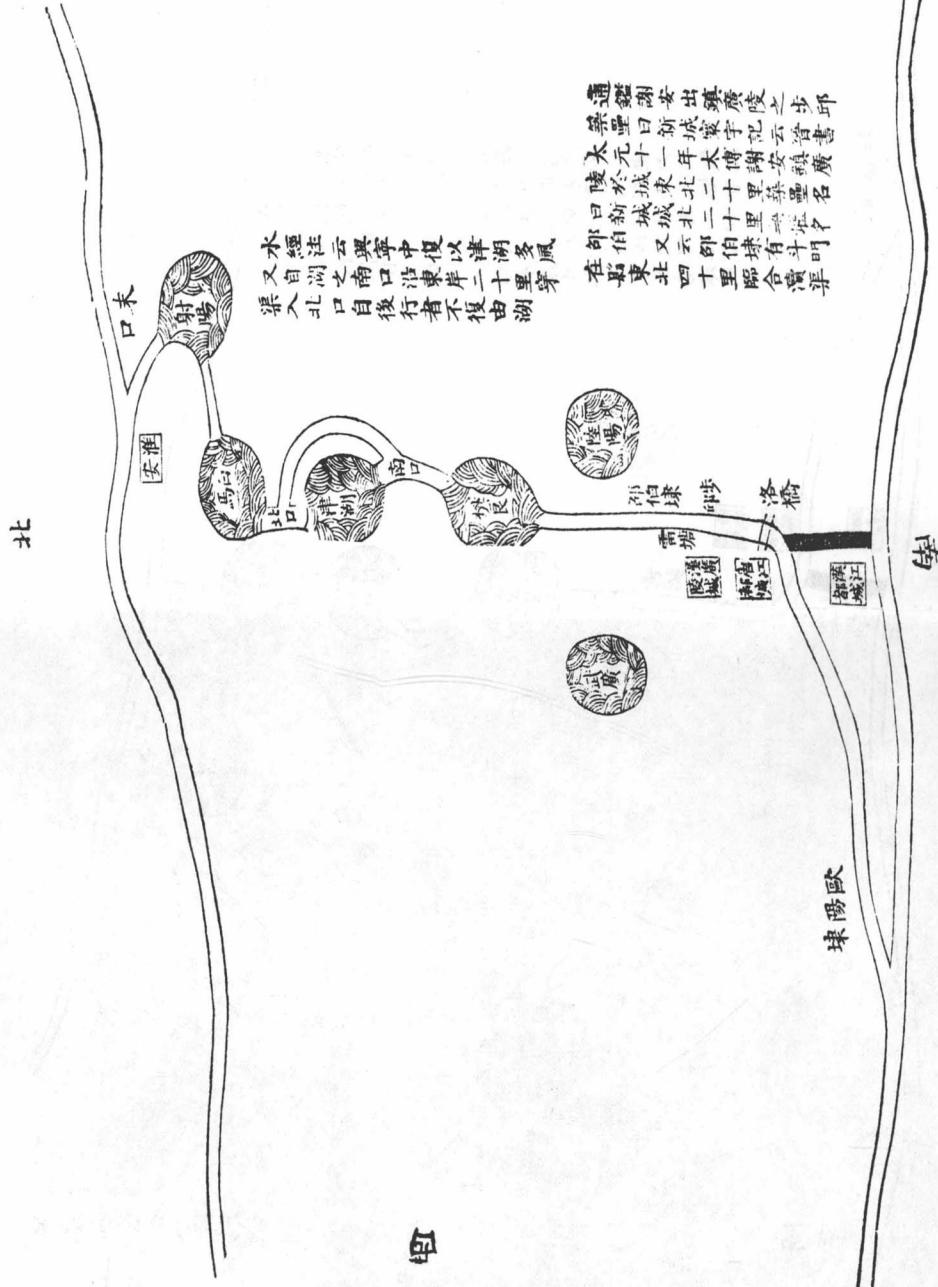
晋永和江入欧阳埭图



晋兴宁沿津湖东穿渠图

正德寧沿津湖東穿渠圖

四



隋開皇改道圖

